



国际安全蓝皮书

BLUE BOOK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3

中国国际安全 研究报告 (2018)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主编/达巍

副主编/李梦欣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际安全蓝皮书

BLUE BOOK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中国国际安全研究报告 (2018)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8)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主 编 / 达 巍

副主编 / 李梦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际安全研究报告. 2018 / 达巍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1

(国际安全蓝皮书)

ISBN 978 - 7 - 5201 - 3568 - 9

I. ①中… II. ①达… III. ①国家安全 - 研究报告 -
中国 - 2018 IV. ①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9380 号

国际安全蓝皮书

中国国际安全研究报告 (2018)

主 编 / 达 巍

副 主 编 / 李梦欣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1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568 - 9

定 价 / 128.00 元

皮书序列号 / PSN B - 2016 - 521 - 1/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国际安全研究报告

编委名单

主 编 达 巍

副主编 李梦欣

编委会 (按音序排列)

达 巍 李梦欣 李文良 林利民 谭秀英
赵晓春

主编简介

达 巍 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校党委宣传部长、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安全政策等。曾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事美国问题研究二十余年，并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2013 - 2017），期间撰写过数百篇内部研究报告，承担十余项部级研究课题，并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此外，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并担任《全球事务》刊物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外交评论》《当代美国评论》等刊物编委。曾先后任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摘 要

《中国国际安全研究报告（2018）》对2017年的国际安全形势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做了全面回顾、评估与分析。

全球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大国竞争再起、国际秩序转化、重大技术变迁等几个方面的动向都在深刻影响国际安全形势的未来。2017年国际军事形势发展态势基本稳定，并未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深刻变化，大国之间战略竞争趋于加剧并在地缘博弈中表现突出，围绕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的主导权，主要国家的投入和关注持续升温，现实和潜在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安全风险有进一步聚集倾向。世界经济安全保持总体平稳，并在短期内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与此同时，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动能不足、全球通胀走势面临不确定性、全球债务风险持续积累、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风险上升等，给维护世界经济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对推进国际安全治理提出了更加迫切的新要求。

地区安全形势方面，东亚与中东是两大热点。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朝核问题视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中国视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美国介入南海问题渐趋常态化，中美围绕南海问题的博弈也进入某种“新常态”。中东地区仍然局势动荡，冲突不断，“黑天鹅式”地区重大事件频发。失序构成一年来中东地缘政治和安全形势发展演化的突出特点。

非传统安全方面，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暴恐势力在中东遭重创，国际恐怖势力跨国流窜加剧，极端思想全球泛滥。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高于以往，全球气候与环境安全仍面临困境。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科技创新能力成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



重要标志，出现了可能对未来国际安全形势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同时，科技双刃剑的特点日益显现，科技滥用、科技伦理、科技失控等风险逐渐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推动各国科技管理机构针对此类安全风险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从中国国家安全来看，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与国内经济社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在依法治网、协同治理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对互联网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完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趋于稳定。随着我国的全面崛起，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海外利益保护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议题。

目 录



I 总报告

- B.1** 世界是否在重返1947? 达 巍 / 001

II 全球安全

- B.2** 2017年国际军事安全形势分析 唐永胜 赵振宇 / 014
- B.3** 2017年世界经济安全形势回顾与展望 羌建新 / 030
- B.4** 2017年全球安全治理特点分析 李文良 / 052

III 大国关系与地区安全

- B.5** 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下的安全战略调整 王 辉 / 068
- B.6** 中美安全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 李 岩 贾春阳 张 磊 / 086
- B.7** 2017年俄罗斯安全形势述评 罗英杰 / 105
- B.8** 动荡与失序：“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安全秩序 唐志超 / 119
- B.9** 东北亚安全态势及影响 孟晓旭 / 135



IV 国际安全重大议题

- B. 10** 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李 峥 / 147
- B. 11** 国际反恐步入后“伊斯兰国”乱局
——2017年国际反恐形势评估 傅小强 / 161
- B. 12** 全球气候与环境安全态势与治理展望 杨 卡 / 174
- B. 13** 能源转型与国际能源安全观念的更新 赵宏图 韩立群 / 187
- B. 14** 全球科技创新态势及其安全风险分析 袁宏永 陈建国 / 200
- B. 15** 治理与优化：互联网舆论生态的法治路径 高红玲 / 220

V 国际安全与中国

- B. 16** 国家安全视野下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储 殷 / 231
- B. 17** 2017年中国奋发有为塑造有利周边安全环境 李春霞 / 251

VI 附录

- B. 18** 2017年国际安全大事记 李梦欣 / 268

Abstract / 298

Contents / 300

皮书数据库阅读使用指南



总 报 告



General Report

B.1

世界是否在重返1947？

达 巍*

摘 要： 2017 年国际安全形势在大国竞争、秩序重组、技术变迁三个方面都有重要的发展与变化。这些态势与 1947 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正式开启冷战的历史阶段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与此同时，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世界各国有必要汲取历史教训，管控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国际安全形势。

关键词： 国际安全 大国竞争 国际秩序 技术变迁

* 达巍，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关系史上，国际安全形势的丕变有时是由某些重大事变标记的。过去30年中，1991年苏联解体、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曾导致国际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也对国际安全的研究议程乃至学科发展产生了范式性的冲击。^①

在另外一些历史时期，国际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则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中逐渐展开的。冷战的开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这两个战时盟友在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转变为对手和敌人。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讲，乔治·凯南的“长电报”，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讲”，苏美在东、西欧影响力的扩展与巩固等一系列事件与进程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冷战的开始并没有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多数历史学家将“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视作冷战的正式起点。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讲，宣布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等国政府抵御“共产主义扩张”，并将此描述为“支持自由政体、反对压制性政体”的行动。此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牵头，使大半个世界卷入其中的两种意识形态、两个平行市场、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冷战持续了40多年，也成为主导那一时期国际安全形势的主题。令人扼腕的是，在这种重大历史进程开始时，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历史巨轮行将发生重大转向；在这一进程当中，重要的当事人、当事方当时的意图与想法，往往也与最终历史演进的结果很不一致。多年之后，人们在回望历史时，往往感慨竟是一系列充满矛盾、偶然甚至误判的较小事件形塑了大历史。^②

从1947年兴起的冷战风云已过去70多年。国际安全的时与势显然是此一时、彼一时，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宜做简单的对比。然而回顾

① 冷战结束推动国际安全学科的研究重点从大国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中摆脱出来；“9·11”恐怖袭击则使得恐怖主义、极端思想等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研究焦点。

② 例如在“杜鲁门主义”所针对的希腊问题上，实际上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态度十分谨慎，要求其与希腊君主制政府合作。支持共产党游击队的外部力量主要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近几十年来，多数冷战史专家相信，斯大林过度严峻地估计了苏联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杜鲁门对斯大林意图的判断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些都是造成冷战的重要原因。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的国际安全形势，我们似乎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2017 年的世界，是否多少有些神似 1947 年呢？

一 大国竞争归来

近四五年，伴随克里米亚危机、南海博弈等，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的回归已逐渐成为国际安全形势的一个重要话题。如果说在过去几年，中、俄等国力量上升以及战略调整是推动全球范围内大国关系变化的主要变量，那么，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重大调整则成为推动大国关系重大变化的首要力量。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团队在 2017 年中陆续就位并逐渐进入角色，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筹谋逐渐成形。其标志是 2017 年 12 月 18 日特朗普政府推出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文件宣称，美国进入“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大国竞争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政府眼中最重大的国家安全威胁。^① 这一变化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最大变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20 世纪 90 年代，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塑造下，美国以所谓“流氓国家”为最主要的威胁来源，以战区战争为需要应对的主要冲突形式。进入 21 世纪后，在“9·11”事件的推动下，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威胁来源，“反恐战争”则是主要的冲突形式。与美国在同一量级的其他大国（peer competitor）构成的威胁虽然一直存在，但始终不是最大威胁。然而经过特朗普政府一年的“摸索”，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

① 美国白宫网站在推介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使用的文稿标题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Era）。参见 <http://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登录时间 2018 年 1 月 17 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本中，“竞争”（competition）和“竞争的”（competitive）两词共计出现 38 次。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http://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战略报告》在威胁判定上发生了近 20 多年来最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报告认定美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竞争性的”^①。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和恐怖主义跨国威胁被明示为美国面临的五大威胁，^②其中中俄两国构成的大国挑战首次居首。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2018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推出的《国防战略报告》对威胁的排序则更为清晰。该报告开宗明义地强调了大国竞争的威胁：“国家间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③

值得重视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描绘和推动的大国竞争中，有几点与冷战颇有神似之处。

首先，从大国竞争的范围看，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的大国竞争是全方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论及的大国竞争，涉及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军事竞争、国际秩序竞争、地缘政治竞争、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竞争、科技创新竞争等多个领域。在地缘政治竞争方面，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在全球几乎每一个地区，都存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上述判断让人想起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意识形态、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对抗。仅从中美关系看，中美经贸关系自特朗普上任起日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来源。自 2017 年底开始，两国出现了走向“贸易战”的迹象。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自 2017 年底开始出现了杜撰并炒作中国“锐实力”的潮流。^④2018 年初，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人甚至开始大肆炒作中国孔子学院、留学生等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攻击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 2.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 2.

③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1.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④ 首先杜撰中国“锐实力”概念的是美国国会资助的“政府型非政府组织”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参见 Juan Pablo Cardenal, Jacek Kucharczyk, Grigorij Mesežnikov and Gabriela Pleschová,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December 2017.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

接受中国香港基金会捐款的美国大学等。^①一时间，“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似乎又开始在美国国内游荡。

其次，从大国竞争的原因看，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当前的大国竞争根植于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因此极为深刻。当前，中、俄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当然是多层次、多原因的，但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未停留在具体政策层次讨论大国竞争。这份报告将大国竞争归结为“赞成压制性、封闭性体制”者和“赞成开放社会”者之间的竞赛。^②这种按照国家发展模式将世界分为黑白两个阵营的思维方式，与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振。从中俄两国的角度看，中国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普京再次连任。这意味着中俄两国都高度肯定并将继续坚持本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根植于发展模式差异的大国竞争不仅深刻，而且也将持续下去。

最后，从大国竞争的紧迫性看，特朗普政府决策者似乎认为其已经身处大国间新型的“低烈度冲突”之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中、俄和其他国家/非国家行为体认识到，美国经常采取二元视角看待世界，认为国家要么处于和平状态，要么处于战争状态，而实际上国家总是处于一个连续竞争的竞技场。”^③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认为，尽管中、美、俄等国之间发生历史上大国间热战或全面冷战的可能性很低，但美国与其他大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某种新型冲突之中。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这种大国竞争观的推动下，中美、美俄这两组当今世

① 关于卢比奥有关孔子学院的言论参见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ContentRecord_id=576FD128-05B9-4FF6-A01E-E9B8A153C786；关于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言论参见 Elizabeth Redden, “The Chinese Student Threat?”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02/15/fbi-director-testifies-chinese-students-and-intelligence-threats>。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p. 25, 27, 37, 42, 45.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 28.



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2017年，所谓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通俄门”事件贯穿了全年的美俄关系。尽管特朗普本人表现出很强的改善美俄关系的愿望，但是在美国国内建制派的压力下，美俄关系仍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美国学者已普遍使用“第二次冷战”来描述当前的美俄关系。^①中美关系在2017年的大多数时间内都呈现比较平稳的态势，但是以2017年底美国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中美关系出现自建交以来所未见的重大变化动向。

二 国际秩序重组

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开始，是一套新的国际秩序形成的过程。二战后，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主要战胜国于1945年共同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架构，但是世界性的国际秩序的构建很快就陷入分裂。在经济金融领域，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后又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苏联虽然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对这一体系持消极态度，也被西方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1949年，苏联牵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军事安全领域，1949年，美国与西欧部分国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北约；相应的，苏联和部分中东欧国家在50年代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即华约。总之，国际秩序在1947年前后的几年时间里，以非常快的速度经历了初建、分裂、调整、定型的过程。

70年后的2017年，世界秩序正处于冷战结束后最激烈的变化之中。

冷战结束后，主要由西方国家引领的一整套国际秩序安排迅速扩展到全世界。西方国家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成为世界性秩序，并将美国的国际地位托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这一秩序在最近

^① Richard Haass, “Cold War II”,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article/cold-war-ii>.

10 年开始加速调整，并且在 2017 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近 10 年来，西方国家经常担心甚至攻击中国、俄罗斯等国是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宣称中俄两国为“修正主义国家”^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几年来，“自由国际秩序”受到的最大冲击，恰恰来自长期支撑、扩展并领导这一秩序的西方国家自身。2016 年，英国“脱欧”以及美国总统大选中民粹主义异军突起，就是这一趋势的明显表现。2017 年，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冲击开始从口头发展到行动。特朗普政府上任后，“退群”成为其标志性特征。2017 年 1 月 23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特朗普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份行政令。2017 年 6 月 1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17 年 10 月 12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 年 12 月 23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过程。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多次威胁将退出伊朗核协议；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弱化同盟为威胁，要求北约盟国增加防务开支。

在美国从“自由国际秩序”后撤，反映出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对这一秩序的看法发生了三个变化。

一是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经济社会矛盾激化，部分国家对这一秩序内部长期包含的“开放”原则发生动摇。过去 30 年间，全球化深入发展，美欧国家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财富更多地在全球范围内横向分配而非在发达国家内部纵向分配；^② 拉美、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欧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导致发达国家中下层民众对“自由国际秩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 25.

②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著作《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方式》中曾提出所谓“大象曲线”。米拉诺维奇的数据显示，过去 30 年间，伴随全球化的推进，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中低中产阶级实际收入停滞不前；全球最富裕的 1% 人口、中印等亚洲国家的中产阶级则是过去 30 年当中收入增长最快的人群。这一全球收入增长曲线因其形似大象，被称为“大象曲线”。参见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序”蕴含的开放原则丧失了自信，对在这一秩序内部继续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丧失信心。不少政治家开始强调通过强化国家主权保护民众，重新赢得国家竞争（如“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全球－民族国家”“开放－保护”的矛盾中向后者倾斜。这与“自由国际秩序”内含的自由主义原则是相反的。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政治在2017年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2017年3月16日，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2017年4～5月，法国举行总统大选的两轮投票。法国政治跳脱左右翼轮流执政的模式，“非左非右”的年轻候选人马克龙当选。更让世界“提心吊胆”的是，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率仅比马克龙低2.2%，并进入第二轮选举。

二是美国不愿继续付出“成本”来维持其在这一秩序内的霸权或者说“领导地位”。美国作为现存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国家，是存在“成本”的。美国市场对外国投资和商品的开放，美国社会对外国移民和留学生的开放，美国在双边和军事同盟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都需要承担相对较多的开支。这当然对美国自身利益有益，突出了美国在体系内的主导地位；同时这也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所在，构成了美国霸权或曰“领导地位”的基础。然而在美国国内矛盾趋于激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试图节约美国权力资源、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成本的趋势。这既表现在美国质疑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经贸矛盾上升之上（尽管客观上特朗普所认定的“自由贸易不利于美国经济利益”这一判断是错误的），也表现在美国要求北约盟友和日、韩承担更多的防务开支之上。

三是西方国家对在“自由国际秩序”内与中俄等国竞争缺乏信心。中俄等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及西欧国家不同。其中核心的区别是中俄两国的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着更为明显、直接的作用。以中美经济竞争为例，美国战略界越来越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使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信贷、出口等各个环节上都占有明显优势。^① 由于中国的经济模式，美

^① 参见美国商务部就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发布的备忘录。Department of Commerce, *China's Status as a Non-Market Economy*. <https://enforcement.trade.gov/download/prc-nme-status/prc-nme-review-final-103017.pdf>.